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鵬程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1 冊

李白詩研究（下）

陳敬介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白詩研究（下）／陳敬介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 98〕

目 4+308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第 11 冊）

ISBN 978-986-6449-62-8（精裝）

1.（唐）李白 2. 學術思想 3. 傳記 4. 唐詩 5. 詩評

820.4415

98013873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 第十一冊

ISBN：978-986-6449-62-8

李白詩研究（下）

作 者 陳敬介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第六輯 25 冊（精裝）新台幣 3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李白詩研究（下）

陳敬介 著



目次

上 冊

緒 論	1
第一章 李白生平及其傳說探析	5
第一節 生 平	5
一、身世背景：蟬聯珪組，世為顯著	5
二、蜀中生活：從學趙蕤，自命大鵬	10
三、出蜀遠遊：仗劍去國，願為輔弼	13
四、初入長安：誰識臥龍，有才無命	16
五、待詔翰林：浪跡縱酒，屢稱東山	18
六、安史亂後：壯志東流，孤猿啼月	23
第二節 傳說	26
一、出身不凡的傳說——謫仙轉世	26
二、狂放高義的傳說——力士脫靴與義救郭子儀	28
三、美化死亡的傳說——醉捉水中月，騎鯨復上天	31
結語：虛實共構下的李白身影——「多重流放」的獨行者	34
第二章 李白詩集版本述略	37
第一節 唐抄本	37
第二節 宋刊本	39
第三節 元刊本	45
第四節 明刊本	48
第五節 清刊本	53
第六節 敦煌本	55
第三章 李白詩歌的創作淵源及其思想特質	59
第一節 李白詩歌的創作淵源	59
一、《詩經》	59
二、《楚辭》	61
三、《莊子》	62
四、樂府民歌	64
五、漢賦	66
六、建安詩人	68
七、晉宋六朝詩人	69

八、盛唐文風	76
第二節 李白的思想特質	80
一、自我——思想內在的主旋律	80
二、縱橫——王霸大略的長短經	86
三、儒家——獨尊孔聖笑腐儒	95
四、道家——任性清眞的大自在	99
五、道教——苦悶現實的避難所	103
六、佛教——莊禪合一的解脫道	111
結語：自我、渾融、奮發	117
第四章 李白詩歌修辭論	119
第一節 「修辭」釋義	119
第二節 夸飾	121
第三節 譬喻	133
第四節 示現	138
第五節 轉化	140
第六節 對偶	143
第七節 用典	151
結語	155
第五章 李白詩歌題材論	157
第一節 「題材」釋義	157
第二節 山水詩	159
第三節 飲酒詩	164
第四節 詠月詩	169
第五節 遊俠詩	173
第六節 詠史詩	178
第七節 親情詩	183
結語	189
第六章 李白詩歌風格論	191
第一節 「風格」釋義	191
第二節 李白詩歌奇、清、壯、婉風格的形成	194
第三節 奇麗：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	198
第四節 清新：淥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	201
第五節 豪壯：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 此回	205
第六節 婉曲：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210
結語	214

第七章 李白詩歌與多元藝術之融通	215
第一節 李白歌詩傳唱情形及其舞蹈、音樂的表現	216
一、官方與民間繁盛的歌詩傳唱活動	217
二、李白的歌詩創作及其舞蹈與音樂的表現	224
第二節 李白題畫詩藝術評析	233
第三節 李白書法藝術及其論書詩	243
結語	250
第八章 李白詩中的「萬種風情」初探	251
第一節 從莊子思想看李白用「風」字詩的審美旨趣	252
第二節 「吹萬不同」及其意象之形成	256
一、春天氣息	256
二、悲秋情懷	259
三、松風鳴琴	261
第三節 李白用「風」字詩中的奇思幻想	264
第四節 「風月無邊」的美學特質	270
結語	276

下 冊

第九章 李白詩歌接受史析論	279
第一節 接受美學釋義	279
第二節 唐代對李白的接受	281
一、共時接受	281
二、李杜優劣論	289
三、李杜並重論	293
第三節 宋、金、元代對李白的接受	296
一、宋代對李白的接受	296
二、金、元時代對李白的接受	329
第四節 明代對李白的接受	344
一、明代詩話中對李白的接受	344
二、明代題詠李白詩	367
三、明代戲曲、小說中對李白的接受	375
第五節 清代對李白的接受	378
一、王琦注本的重要觀點	378
二、清代詩話中對李白的接受	381

三、清代題詠李白詩	404
四、清代戲曲中對李白的接受	409
結語	411
第十章 世界的李白——李白詩歌外譯情形述 介	417
第一節 李白詩歌在歐洲	417
一、英國	418
二、法國	429
三、德國	435
四、義大利	443
五、蘇聯	444
六、捷克	449
七、匈牙利	450
八、羅馬尼亞	449
九、阿爾巴尼亞	450
十、瑞典	450
十一、西班牙	451
十二、葡萄牙	452
第二節 李白詩歌在美洲	452
一、美國	452
二、墨西哥	464
三、拉丁美洲國家	464
第三節 李白詩歌在日本	466
第四節 李白詩歌在韓國	474
結語	483
結論	487
附錄	493
附錄一 〈李白詩傳〉二十五首并序	493
附錄二 李白詩用「我」、「吾」、「余」、「自」、 「予」、「李白」篇名及摘句統計表	497
附錄三 李白詩用「風」字分類篇目、摘句一 覽表	517
參考書目	535
書影	555

第九章 李白詩歌接受史析論

第一節 接受美學釋義

李白的詩歌作品流傳至今已約一千三百年了，經過歷史長河的淘洗，而猶能千古常新，名動四海，其內涵及藝術價值，「時間」這個嚴苛的讀者，已然給予至高的肯定；但在這至高的肯定中，卻包含著許多顯晦各異的時期，及褒貶不一的評論。而二十一世紀的李白研究成果，因著歷史文化的積累，及資訊傳播的發達，李白研究資料的彙編工作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因此李白詩歌接受史的建立，便成爲一個頗爲重要的課題。而接受史的建構理論，主要立基於「接受美學」。

所謂「接受美學」乃異於傳統評論以作者和作品爲研究核心的理論，將文學研究焦點移到讀者的閱讀反應，此乃著眼於閱讀反應實爲文學接受情形的一種重要過程。此學說發端於一九六七年，新任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文學教授的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nss）發表一篇語驚四座的演說：〈研究文學史的意圖是什麼？爲什麼？〉，這篇演講辭後來發表時更名爲《文學史作爲向文學理論的挑戰》：
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爲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之中。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讀者，

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豐富和充實，永葆其價值和生命，這正是文學的歷史本質。（註1）

沒有讀者的作品形同「不宣之密」，甚或只是一些文字符號的堆疊，這樣的「存在」是否可稱為作品？這樣的「作品」是否有其「意義」？便值得深思了。

此外，與姚斯同校的英美學者沃爾夫綱·伊瑟爾從波蘭現象學美學家羅曼·英伽登的理論中借取了「本文圖式框架中的空白及意義未定性」這一概念，發表了〈本文的召喚結構〉的演說，在這篇演講辭中，伊氏指出：

文學作品的語言包含許多意義未定性及意義空白，這種意義未定性和意義空白不僅不是文學作品的缺陷，反而是文學作為讀者接受並產生效果的基本條件。作品的意義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產生，它是作品和讀者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不是隱藏在作品中等待人們去挖掘的微言大義。而意義未定性和意義空白則成為連接創作意識與接受意識的橋樑。它促使讀者在閱讀活動中賦予本文的未定性以確定的含義，填補本文中的意義空白。（註2）

從姚、伊二人的觀點來看：作為閱讀活動的主體——讀者，不是消極被動的接受作品，而是積極能動的介入本文。所謂介入，是根據一定的審美標準，對意義未定性的作品進行選擇、淘汰、肯定（或否定）、填補及重建，這就是接受美學的閱讀活動。

而接受史的建立即是對某一文本的閱讀活動的過程，做一歸納、整理與分析，其歷史建構的主體不是作者與文本，而是轉移至讀者身上，這是接受史與傳統文學史的差異所在，這樣的接受史建構的最大意義，在於可以瞭解到一部文學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讀者、不同學

〔註1〕 金元蒲、楊茂義撰：〈導論：接受美學批評及其“中國化”〉，朱棟霖編：《文學新思維·下》（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頁6~7。

〔註2〕 金元蒲、楊茂義撰：〈導論：接受美學批評及其“中國化”〉，朱棟霖編：《文學新思維·下》，頁8。

派觀點的接受情形，不論肯定或否定，其意義已然產生，亦即產生了具有歷時性縱深的思維，及多元性廣闊的視野。誠如朱立元〈試論接受美學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啓示〉所云：

除現行的文學史、批評史之外，還可以就一部重要作品、一位重要作家以至某一時期的某一類文學作品，考察當時和後世人們的反應、評論考察其不同時代地位的升降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從中窺探社會審美觀念、價值觀念的發展變化，並尋求其變化的原因。〔註3〕

因此李白詩歌接受史的建立，便具有異於一般文學史的價值與意義了。本文的撰寫同樣是站在讀者閱讀反應的角度來開展，而旁及其他文體，如題詠李白詩、筆記小說、戲曲、章回小說等以李白為對象的創作，而時間則始於李白同時的盛唐，歷中、晚唐、五代，至宋、元、明、清為止。主要參考資料為史傳資料、張偉伯編撰《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清詩話》、裴斐、劉善良編《李白資料彙編》、常振國、降雲編《歷代詩話論作家》、其他詩話專著、唐、宋詩集，並旁及元、明、清三代戲曲、小說及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等專著。

第二節 唐代對李白的接受

一、共時接受

「共時接受」應僅限於與作家同時代人對其作品接受情形的探討，亦即以同時代人對其作品的討論評價及反應態度為主；然因古代傳播媒介遠不如現代之發達與迅速，職業評論家亦未產生，尤其中國古代具有評論性質的詩話作品，晚至北宋歐陽脩《六一詩話》才正式誕生，前此雖有類似作品，如唐代及五代時期許多以「詩格」、「詩式」

〔註3〕朱立元：〈試論接受美學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啓示〉，《復旦學報》：1989年第四期。

「詩法」為名的著作；〔註4〕一般而言，此類著作主要在探討詩的法式、規則或標準，較少對作家、作品做出獨立的評論，即使引用詩句，大多也僅僅作為實例條舉，甚至並不具名詩例作者，與宋後大量的「詩話」作品比較，大致審美趣味弱而實用價值高，想來這種現象的產生，亦與唐詩逐漸蕃盛的歷程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需求有關。如約成於唐德宗貞元初年（786），釋皎然所著的《詩式·調笑格一品·戲俗》：

《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足以為談笑之資矣。李白〈上雲樂〉：「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註5〕

亦僅是以李白〈上雲樂〉為例，說明詩有調笑格一種，非高雅之作，然足為談笑之資。王叡《炙轂子詩格·論章句所起》→：

九言起於韋孟詩，又始於李白云：「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

〔註6〕

所引詩為李白〈戰城南〉。同書「三五七言體」條下：

李白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鳥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註7〕

所引即李白〈三五七言〉一詩。又如晚唐五代時僧人齊己《風騷旨格·詩有四十門》：

三十九曰道交。詩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客情。」

〔註8〕

此即李白名篇〈贈汪倫〉，唯「客」今作「我」。大致張偉伯編撰的《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中，自舊題王昌齡《詩格》以下二十種著作中，所引李白詩例並不多見。

故而要探討李白詩的「共時接受」情形，必須從其與時人的交往

〔註4〕 詳見張偉伯編撰：《全唐五代詩格校考》（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書中所蒐集的著作目錄。

〔註5〕 同前註所揭書，頁214。

〔註6〕 同前註所揭書，頁361。

〔註7〕 同前註所揭書，頁363。

〔註8〕 同前註所揭書，頁391。

贈答詩文及其他相關評論資料中著手。如其〈上安州裴長史書〉回憶時爲益州長史蘇頲對他詩文的肯定：

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

若廣之以學，可以相比如肩。〔註9〕

這應是對於李白詩文讚揚的第一次評論。甚至據楊慎《丹鉛總錄》卷十二引蘇頲〈薦西蜀人才疏〉：「趙蕤術數，李白文章。」〔註10〕可見蘇頲對李白的肯定。然而或許因個性輕狂所致，當李白至渝州謁見名士渝州刺史李邕時，卻意外的受到冷落，李白因而賦詩明志：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擱卻滄溟水。世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註11〕

出蜀之後，李白偶遇著名道士司馬承禎，司馬承禎大誇李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註12〕李白便寫了〈大鵬遇稀有鳥賦〉（後改寫爲〈大鵬賦〉）來紀念此事。

開元十五年（727），李白年二十七，故相許圜師家以孫女妻之，太白遂留居安陸，在安陸其間，李白仍持續干謁的活動，其〈上安州裴長史書〉提到：

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註13〕

可見郡督馬公對於李白的詩文極爲讚賞。可是李白的干謁活動，並未因其詩文造詣的提升而變得順利；初入長安，謁張說諸人，卻頗受冷落，繼之再拜謁韓朝宗諸人，均受挫折。

直到天寶元年，最有權勢的萬乘之尊——唐玄宗，因李白的好友

〔註9〕李白：《李太白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5月初版），頁604。

〔註10〕楊慎《丹鉛總錄》卷十二引蘇頲〈薦西蜀人才疏〉。

〔註11〕詹鏜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3冊，頁1324。

〔註12〕同前註所揭書第7冊，頁3880。

〔註13〕李白：《李太白文集》，頁604。

元丹丘透過玉真公主的推薦，成爲李白詩歌最有力的愛好者，並將李白召入長安；孟棻《本事詩》將此段經歷描寫得十分詳盡：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峙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從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註14〕

夾敘夾議，說得十分精彩，雖然其中有問題處頗多，如李白受詔赴京乃從山東出發，而非蜀地；又李白待詔於長安時，寧王已死，可能係嗣子邀白飲酒。但從此李白詩名遠揚，〈清平調〉三首，亦隨著歌伎的傳唱活動而流播天下。權勢第一的風流天子、美貌第一的楊貴妃與詩才第一的謫仙太白，在金鑾殿上的相遇，可說是李白詩歌接受史上最受矚目的「一齣重頭戲」，然而李白詩歌的真正知音，並不是這位日漸昏聩的帝王，而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峰之一——詩聖杜甫。

玄宗天寶三年孟夏四月，李白被玄宗賜金還山，離開長安後，東

〔註14〕唐·孟棻：《本事詩·高逸第三》，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14。

遊齊魯，途經洛陽，杜甫慕名往見；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仙、聖交會，於焉產生。李白當時四十四歲，已名動天下，杜甫才三十三歲，尚未知名；但誠如前曾述及沈師謙所云：「詩仙詩聖，都具備了開放的心靈，能直覺的欣賞到對方心靈深處煥發出來的異彩。」〔註15〕於是兩人偕遊梁宋，慷慨賦詩，把酒論文。這一年多的日子，時常勾起杜甫的深情追憶，其〈遣懷〉詩云：

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
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註16〕

可以想見青年杜甫對這一段交遊是多麼的念念不忘。而李白在與杜甫分手時，亦寫下了〈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
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盃。〔註17〕

從此兩人果真「飛蓬各自遠」，再也不曾相見。然而杜甫對李白的思念不曾消滅，在許多的詩歌中更反映了這個現象，如〈飲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註18〕最能顯現李白狂放不羈的個性及才思的敏捷。又如〈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
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註19〕

對於李白詩歌「清新」、「俊逸」的風格有極準確的掌握，此說一出，幾乎成了千古不易的定論；可見杜甫不僅為詩聖，更是一流的讀者、評論家，而「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的期盼，更引起讀者對李、杜二人相親相敬，舉杯暢飲，交換文學思想與創作心得情景的無限嚮往。宋人頗有以此為李杜相輕的論據者，實是以小人之心理度君子之

〔註15〕沈師謙：《神話·愛情·詩——中國古典詩比較批評》（臺北：尚友出版社，1984年5月再版），頁134。

〔註16〕杜甫：《杜甫全集》2（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184。

〔註17〕詹鏜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5冊，頁2366。

〔註18〕杜甫：《杜甫詩集》1，頁70。

〔註19〕同前註所揭書，頁45。

腹，不足爲訓。此外〈贈李白〉一詩又云：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註20〕

《杜詩鏡詮》載蔣弱六所評：「是白一生小像，公贈白詩最多，此首最簡，而足以盡之。」〔註21〕沈師謙〈仙聖交會〉：「只有像杜甫這樣的知音，才能欣賞到他心靈中的光彩；只有像杜甫這樣的詩聖，才能捕捉他真正的內在形象。」〔註22〕陳師冠甫〈李白五章〉之四：「從師趙蕤短長擊，自命大鵬風不濟。千古知音杜少陵，心靈相契珍詩藝。」〔註23〕均爲識者之論。

在李白生命的最後階段，杜甫聽到李白遇赦的消息，喜極而作〈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註24〕可說對於李白成名的原因、謫仙之號的由來，及獲得玄宗賞識的過程，作了具體的敘述，提供給後代的李白研究者許多珍貴的資料。畢竟作爲李白詩歌接受史十分重要的部分——「共時接受」這一階段，因爲杜甫的參與，更顯得意義非凡、深刻動人。陳師冠甫〈淡江大學中文系授李杜詩有感〉：

天不生李、杜，萬古詩壇如長夜。仙聖應運日月光，風雅遂教民俗化。而今世衰瓦釜鳴，發揚吾道肩莫卸。〔註25〕

推崇李、杜正如詩壇聖人，其詩之光耀一如巨日，一如明月，灼照千古，而今人讀李、杜詩，更應發揚風雅教化之力，使民俗歸於淳正；

〔註20〕杜甫：《杜甫詩集》1，頁36。

〔註21〕楊倫編：《杜詩鏡詮》（臺北：華正書局，1978年9月），頁156。

〔註22〕沈師謙：《神話·愛情·詩——中國古典詩比較批評》（臺北：尚友出版社，1984年5月再版），頁136。

〔註23〕陳師冠甫著：《文林秘笈·千古詩心》，心月樓刊行手稿本。

〔註24〕杜甫：《杜甫詩集》1，頁543。

〔註25〕陳師冠甫等著：《淡江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紀念詩文集》（臺北：淡江大學，2000年11月）。